

上虞縣志校續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二

阜李湖八詠詩序

元徐勉之

阜湖八詠者吳興莫君曠甫倡詠之什也君居湖之陰世業儒著農桑要覽藏於家書無逸二大字揭諸齋居以示子孫服勤隴畝而遺之以安焉介佚老之時偕縉紳士夫相從宴樂或操舟載酒而往或步履行厨以隨週遊於湖山之間盤桓歷覽取湖南杜君故址昔風雨漂沉者曰杜墩夜雨北有山名鵝鵠郭太守歸藏之處春鳩鳴則雲興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一

雨集曰郭墓春雲湖東有泉出自百畝諸山涓涓不息注之於湖曰瀾嶺泉聲西有闢名陡門地勢高阜水決則枯建閘爲防曰陡門水勢其美嶼雪樵馬灣雨牧東阪朝耕西塘晚眺者皆曠甫自昔遊憩之所也目爲八景公同遊者咸賦詩以品題之大篇短章裝潢成軸謁余爲序展誦之次湖山形勝可一覽而在目也辭不獲乃謂之曰世之人皆以林壑幽勝泉石清奇之類顏其楣求四方碩儒名士詠歌以華之者比比焉君特以湖山八景卽其名實作詩以記其事誠有以裨於農政而關於民風可尙也耶夫

豈爲遊觀之美景物之娛而已哉。嗛甫讀書而好善力穡，以遺安，惜其隱德弗耀，逍遙遁世，將見流芳百世。奕葉無窮，天必陰隲其允克昌厥門。世沾爾湖之澤，歟然則八詠之詩，非徒作也。隨書於首簡，俾觀者有所考見焉。

風雅翼序

戴 良

風雅翼者，中山劉坦之先生之所輯錄。旣繕寫成書，其友謝君肅來告曰：先儒朱文公嘗欲掇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辭，附於詩楚辭之後，以爲根本準則。又欲擇夫文選以後之近古者爲之羽翼，輿衛焉。書未及成而卽世。吾鄉劉先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二

生蓋聞文公之風而興起者也。故取蕭昭明所選之詩，精擇而去取之。至其注釋，亦以傳詩注楚辭者爲成法。所謂選詩補注者是也。他若唐虞而降，以至於晉，凡歌辭之散見於傳記諸子集者，則又別爲簡拔，題之曰選詩補遺。此外又有選詩續編，乃李唐趙宋諸作。二編亦皆有注視補注，差略補注。凡八卷補遺二卷續編五卷，合十五卷。以其可爲風雅之羽翼也，故通號曰風雅翼。願序而傳焉。嗟乎文公之學盛矣。世之士子能以其才識之所至而知慕效焉者，其人豈易得哉。雖然詩亦難言也矣。昔者孔子刪詩

以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
至於頌則宗廟郊社之所用其體不過此三者而已而其
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然去聖旣遠學者徒抱焚餘殘脫
之經俵俵然千有餘年之後則亦孰能無失於其間哉文
公以邁古超今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一書亦旣脫略
眾說一洗舊失而新之又以爲詩亡之後獨楚人之辭得
夫變風變雅之體裁復卽其書嚴加隲括而訓註以傳於
是古音之見於今者煥然無遺憾矣先生師之宗之選詩
補註旣視此二書爲無愧而補遺續編亦皆有以成公素

志之所欲則其所見何可量哉非其學問之精博曷以有
是哉竊嘗論之詩者人心感物而動形諸咨嗟詠歎者也
感於中者有邪正則形於外者有善惡善者法之而惡者
戒之皆所以爲教也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
君子何取於斯焉詩與楚辭旣經聖賢之刪述固已垂教
萬世矣繼是而後以辭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亦有可
取以爲教者乎抑亦有未然乎漢魏及晉蓋皆去古未遠
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唐宋遠矣時則有若杜少陵韓昌黎
諸人有若王文公及我文公亦皆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

興者取以爲教詎曰不然嗚呼此文公所以有志於采擇而先生因之取則也世之學者誠能從事於斯探之補註以浚其源廓之補遺以博其趣參之續編以盡其變而又養之以性情之正體之以言行之和將見溫柔敦厚之教得諸優游淫泆之表則所謂羽翼風雅於斯世者蓋亦庶乎其有徵矣然則先生是書雖與文公諸書並傳可也先生名履其字坦之宋侍御史忠公四世孫忠公私淑文公者也固有所受哉

選詩補注序

夏時會稽人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四

自古學道之士未嘗蔑意於世用惟不得行其志則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或研覃乎六籍推明先聖賢之遺言以啓迪後進爲事或發舒爲著述亦必務乎明天理正人心使不失爲載道之器意謂不如是不足以垂世而傳後也六籍之學自子朱子闡明而大義章章矣而詩傳一書尤其自謂無憾者也離騷作於屈原視風雅已一變矣雖曰南國宗之爲辭賦之祖然其跌蕩怪神怨懟激發醇儒壯士或羞稱之奚必汲汲爲之集註耶蓋朱子蘊忠貞之志經濟之才而蔽障於權臣不得以致其君爲唐虞三代之治

故託此以舒其憤懣而深嗟永歎使讀之者慨然興千古無窮之悲也五言詩之錄於文選視風雅雖已再變然去古未遠猶或可取以爲後學之準則故朱子嘗欲採輯一編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今劉先生坦之之爲補註也旣更爲之刪定又倣詩傳而說之一取則於朱子亦豈無所爲而爲之耶先生資稟粹而才識明自幼力學卽以行道濟時爲志一遭天下之多故遂落落無所偶悲傷怨慕形諸詠歌宛然有漢魏以來作者風致況其力心行已往往自謂無歉於諸人而身處乎窮約世更乎衰亂又或與之

有近似者此所以注意於選詩而必爲之發其旨趣申其情志使不昧於千載之下也大抵學士大夫所著述不問其爲經術爲詞章惟言發乎倫理事關乎世教君子必有取焉子朱子雖託意於離騷其續楚辭也始有取於成相欲使爲治者知興衰治亂之所自終之以鞠歌擬招又欲使游藝者知爲學之有本而詞章有不足爲矣先生雖注意於選詩然於蘇子卿也謂其有見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焉於曹子建謂其止以皇佐稱魏武而視王粲劉楨爲有法焉於嵇阮二子謂其立心似陶靖節而非

建安諸子委身事魏者比焉於張茂先謂其勵志於聖賢之學而於道體爲有見焉而於袁陽源也謂其獨能以愛君爲心而於宋諸詩人爲出類焉卽此而觀之則先生之意誠不止爲選詩發矣然則是編之作其有以發揮前人而啓迪後進也不旣多矣乎吁先生雖不得志於時而傳於後者不朽其視見用於世而沒沒無聞者爲何如哉余自揆託交於先生最久而知先生之心爲尤深故輒序於卷首席幾讀是編者知古人之詩不徒作而先生之於詩亦不爲徒說矣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六

上虞名宦鄉賢傳贊

陳子翬

昔公未顯出宰百里作我口宮烝我髦士旣相孝宗謚以正簡闢祠祀之以貽永遠

葉顒

作尙書考嘗宰是邑德及士民祠版是立旣有土田以助

興葺澤流四世耿光熠熠

陳炳

學祀先賢係於名教益租養士祠於鄉校如彼蓋公豐我廩稍後之來者是則是做

蓋溥

父宰百里而宰天下沒爲先賢繼之者寡爲之子者愛莫助之助田以祭神其祔之

葉元泳

安撫之孫金部之子再縮銅章世濟其美既重堂構獲立金石繩其祖武視今猶昔

陳洪

公生四明溫溫君子璧水蜚英金罍筮仕虞人蒙教濬其淵源垂範後世永矢弗諼

沈渙

田七百畝三十取一手五百緡公之所益既益其租又復興葺祠以報之貪廉懦立

張壘○以上名宦

偉哉司農古之遺愛本源儒術恒聞治最民懷其德社之祝之展也全歸贊無媿辭

劉漢傳

濟南宋公爲名進士知無不言忠臣正己有德有言爲世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七

範模表而出之百世祀諸

宋延祖

策名春官遂躋膺仕廉介自守出宰百里功聞於朝爲金陵倅配享先賢永錫爾類

貝欽世

緬彼章公蔚爲儒宗助田養士廩膳以豐事勒堅珉功垂後世祀以報之以覺來裔

章燮

既竄三峽旋復舊職薦者之亟固不如抑者之力既褒其績克世其家仁者有後而又何嗟

李孟堅

學有淵源克世其家作爲文章粲然其華先賢有祠自莊簡始猶子及孫永沾其祉

李知退

莊簡之澤施於曾孫柱後彈擊監於祥刑寶章華文黼黻
王度助祭以田無忝爾祖 李衢

橫經鱣堂鳴琴偃室七十致仕家食俸秩生爲虞儒死祀
虞庠景行先哲模範於鄉 徐有傳

英英孟公操行清白安仁宏政耽樂道德直孝婦冤去珠
復還千載而下名若邱山 孟嘗

挺挺魏公龍門是登名列八駿學通五經閉門謹禮忘家
憂國三可之表爲世系云 魏明

山川炳靈獨生賢哲忠肝義膽爲事屈軼瘴海蠻煙死生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八

如一肖像鄉庠過者必式

李光

允毅劉公剛方正直觸邪指佞忠君愛國哲人雖萎綱常
不亡垂訓作則百世其芳 劉漢弼

惟忠與義理無古今生死大節無媿於心爲臣死忠死亦
何憾以勸以戒祀則無玷 趙良坦

濟濟王公遠遊京師闕市博學閉門潛思著書立言克究
原委祀於鄉校聞者興起 王充

桓桓朱公欽明神武敬養致名孝廉是舉忠君愛親有爵
有土爲漢名臣祀爲樂社 朱儁

倚歟顯謨清敏之裔繇鄧而遷再顯厥世有德有文揚名於後爲鄉典刑以昭不朽

豐誼

弈弈謝公高臥不出幡然而起再安晉室旣受朝寄勳名鼎彝高山仰止如將見之

謝安

少掇巍科長爲吏師民之父母國之著龜手扶天章貳公宏化桑梓之敬不夙則夜

趙子瀟

惟公氣節冠於一時敷歷中外親結主知篆隸兼精學問純粹合而祀之莊簡是配

潘時○以上鄉賢

見山樓記

明宋濂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九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旁支邪逕而西則爲福祈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爲陰阜爲連坡爲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遙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蛾眉向羣山嫵媚爲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洋浩渺浸乎三方晦明吞吐朝夕萬變方屏插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愛玩誠越中絕勝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爲非高明之居不足以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

壺觴更酬吟篇疊詠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山
爭獻奇秀晴色含青雨容擁翠不待指呼儼若次第排闥
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驂鸞扇鳳招倕佺韓
終翻然被髮而下太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爲何
如也倅來俾濂記之夫自辛卯兵興所在爲灰燼狐狸晝
舞鬼燐宵發悲風翛然襲人君子每爲之永慨自非真人
龍興撥世亂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
哉縱有佳山將不暇見之今仲遠得雍容於觀眺之際亦
曰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十

見山閣荆國王文公爲記其事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
聖之膏澤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三
四載乃能抗志物表修厥故事如承平時無他皇化神速
非前代所及雍熙之治將覃及於海內是僕之作其兆之
先見者歟欲不爲之記不可得也第濂之學識繆悠立言
無精魄難以傳遠尙求荆國其人而爲之庶樓之勝概與
雄文雅製同爲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
世孫羣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仲遠尤
號翹楚且工詩蓋聞之丹涯先生云

敘郡太守陸公生祠記

劉忠

成化戊戌上虞陸公以祠部員外郎來知敘州府事唯時早嘆頻仍民艱於食且俗尙淫祠瀆禮害政濡染之久莫能剗剔公首實倉廩積穀數萬斛活民甚多寺廟之非禮毀其土偶而更之以祀前代名宦流寓之有功德於敘者若諸葛武侯黃山谷輩乃諭民祀先祖屏外神禁奢僭妄費一洗故習之靡民翕然從之其他作士氣均賦役清刑罰息盜賊親賢遠奸敬老慈幼無一不加之意迹其所爲皆自方寸中誠實所發無纖毫私邪僞妄而民亦信之篤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十一

感之深親慕愛戴如赤子慕父母政少暇必登師文之樓左圖右史手不停披每遇佳客則憑高縱目觴詠盡日口未嘗絕吟私藏所積悉爲公資雖一毫不苟取九載秩滿下懷奸豪斂跡無墮業無逋負歎息愁怨之聲寂如也宏治戊申秩滿今天子嘉其賢勞進河內參政濱行百姓遮道挽舟相向號泣不舍其去公存慰者久之越三載轉右布政使敘人之思公者無間旦莫引領企足欲公來撫是邦若大旱之望雲霓也乃於公所改列侯書院之後堂肖公像而祀之扁曰遺愛每歲值公初度之辰士庶各具酒

肉踵堂遙祝公壽冀公百歲後神遊於此仍福吾民禮成
會飲其中盡歡而罷嗚呼何公之感人如此其深也訓導
李相暨諸士夫求記其事嘗聞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
入人深也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陸公有善政又
善教人其政其教皆自誠實中流出故其感人也深而動
人也遠夫豈聲音笑貌之所爲哉古之龔黃召杜史稱循
吏夷考其行不過三事偶合於道而得乎民史臣書之其
賢名於今不泯陸公雄才碩德殆不多讓至若毀淫祠崇
禮教宣上德達下情藹然忠厚和平之政故民愛而思之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三

愈久而不忘必肖像祠事而後嫌方之古人抑不知孰先
而孰後也世之類公者幾人哉非剛愎倣詐則柔懦不立
不依任羣小則趨炎附勢規利於刀錐之末盜名於讒佞
之口民之惡之猶蠅蚋在眉睫揮拂驅逐唯恐去之不速
尙何遺愛去思之有使之過吾陸公生祠之下而不俛首
汗顏者吾未之信也陸公真今之循吏也哉異時廟食茲
土必矣

沃青閣賦

趙俶

會稽之東金罍之峯據縣郭之咫尺壯南塔之崇崇標剡

源之名山竦傑閣乎雲中偉奇觀之絕勝若天造而神工
有江上丈人泝靈槎迅飛鴻駕碧海之秋濤凌舜江之巨
深步蘭皋以夷猶登寶塔而從容仰視華構岌業穹窿玃
九霄之青冥隔下土之塵埃列礎負冠山之鼇飛梁垂飲
澗之虹動碧瓦之晴霏翔金爵之天風望舒納采於璇題
扶桑射影於珠櫳摘星斗之光芒吞積翠之空濛蔥然而
青爛然而彤視晃曜而喪精語應響而失聰卻立躊躇若
寐而矇適龐眉老禪邂逅其逢罄折長揖而問曰子非放
情邱壑追高人之蹤者耶將登高作賦以發雲夢之胸者

耶吾將與子躋攀乎埃壻之表曠覽乎山川之雄乃相與
升廣庭聯孤筇躡雲梯於高寒憑星欄於半空挾剛飈於
雙袂拭秋煙於兩瞳老禪指而謂之曰曹江西來若白虹
蜿蜒萬折而下流者剡川之沖澗也遙岑南起若天柱蹇
開轟然而倚空者沃洲之鬱蔥也彼羣峯之連絡又如游
龍赴海而煙雲爲之瀕洞而奔涌者此刻中諸山環趨而
相從也觀其雙崖壁立磬石若虛植縣圃之琅玕削青天
之芙蓉飛瀑夏寒含風雨而晝爽洞石陰敞呀竅穴兮天
通挺奇峯之亭亭若孔蓋之童童查溪秋月晴流練碧蘿

峯春雨煙嵐翠重奇態異狀蒼蒨龍菴收勝概於一覽納
萬象於鴻濛此沃青之嘉名所以有取吟咏於齊公也丈
人啞然而笑慨然而歎曰山川之勝扶輿所鍾名蹤古跡
俯仰無窮東山兩眺之奇山陰夜雪之篷高人韻士之所
遊隱君方外之所宮嗟風流之一去若逝水與旋蓬獨梁
間之巨榜播流聲之泐泐今吾與師會三生之夙契快登
臨之幽悰發弔古之遐思騁文翰之詞鋒安知後之視今
不與今日而相同言未既白雲如海斜陽晚紅老禪太息
捧手致恭丈人亦飄然而遐舉侶漫游於海翁送拏音之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古

既遠聞天際之煙鐘

徵朱娥詩序

唐 肅

昔序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
祀乃以夫人祀夫有君子而後爲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
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見海濱有
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爲海神則又歎曰
如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爲神
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
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大

母難當時里人爲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大[盜]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毀於兵火矣里中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嗟悼以不得復舊爲恨宋熙[寧]間會稽令董楷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虞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旣廢不得專祀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閒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爲重祔食爲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向者則謂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且舊廟實作於民官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

曹娥尤邑人之恨也吾黨咸追詠其事集詩若干首丐公序之將持此以告有司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視爲亟務雖娥之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不忘而邑人亦可謂知敦勸風俗之本矣願娥之未得封謚若可憾卽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亦未爲得也今國制一新爲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肯踵其謬哉故因序詩而及之以

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古文參同契序

楊慎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溘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溘于自彭始矣朱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六

子作者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集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主子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嶽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溘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

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笑也余旣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於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盪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遊鳳鳴山記

馬萬程

古人嘗稱越中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余夙慕之每有獨往之志萬厯甲辰歲冬隨家嚴讀書越之古虞知虞有蘿巖蘭芎仙姑洞諸勝乙巳春仲家嚴謂萬程曰此王謝當年遊賞地春陰過半紅雨亂落矣何不續蘭亭之觴著東山之屐乎遂於二十有五日偕虞中諸賢遊仙姑洞洞何名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七

仙姑蓋虞父老相傳漢時有仙女霞冠羽衣乘鸞而下遂
以此名洞云南去縣治二三里始入山徑松蘿夾道野芳
幽然撲人路轉峯旋靜深屈曲仰望東峯石塔亭亭插天
策馬更進五六里許忽見巉巖孤迥鬱然深秀泉聲潺潺
侵耳山路漸峻攝衣而上林木陰翳涼飈逼人乃直探溪
雲深處空谷玲瓏奇峯削立中有一道飛泉正如玉屑明
珠繽紛亂墜其下深潭靈窟疑有神龍居之吞吐澎湃之
聲如萬馬奔如羣獅吼令人靈襟覺思豁然一開恍惚蓬
萊十二樓矣徐陳酒肴於洞之旁落花飛瀑沾人衣袖傳

觴賦詩良久家嚴命一友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之
句滿座爲之爽然已而谷風習習如陰如雨清寒徹肌骨
間乃起步洞之巔登高極目東西諸峯左右環抱而蘿巖
蘭苧諸山北面拱揖而朝則洞固神仙所闢空中必有五
色綵霞覆此靈宅也山僧進新茶啜之神氣倍清家嚴偶
論樂水樂山之義在坐各有所領會夕陽在山野鳥呼應
諸賢將吟詠以歸家嚴命萬程曰芳辰佳友談道賦詩亦
千古樂事不可以不書萬程曰唯唯遂倚石紀之如此

何侯生祠永思記

趙善政

古今稱何武去後思夫去何以思也凡民求遂其欲去其惡者輒望於上之人有所感則思感之深則思之永人情大都然也史云何君無赫赫聲則當時民心可知又云去後常見思未聞俎豆以寄其思若吾邑何侯視武蓋什伯云初侯以己丑名進士莅涇如太阿新發於礪疇不畏其光芒乃侯益自韜晦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期以古道親民孳孳煦育真如父母之保赤子省刑薄罰務本敦教頃之爭者平擾者息農恬於耕婦安於織而士彬彬興於學澤如春而操如冰涇人士私相謂曰生我者侯也來何暮哉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充

越辛卯侯當述職行涇人士攜老扶幼遮擁車前泣相告曰吾儕不忍一日離明府諒明府亦不忍一日忘蒸黎叱馭北覲爲君也式遄南還爲民也惟願明府無負竹馬期如期侯至歷年多而施澤久驩聲載道逾昔時甲午侯再上計涇人士戀戀於行如故則又泣相告曰明府簡在帝心茲行必內拜如吾民何無已倘借寇一年乎侯甫登車而比部命下祈禱雖殷夙願未諧涇人士皇皇百計攀借不能得昕夕追思立祠樹碑謂余與侯道義交相知以心久而益敬其敘士民心思最切徵言於余余鏡今古侯得

民獨至始而思其來已而思其返既而思其留久而尸祝
繹思無疆若子之於父母少而慕自壯至老終其身思慕
不置視武居無聲稱去後僅僅空思者奚啻什伯公諱大
化別號禹門浙之上虞人時萬厯乙未仲秋日賜進士第
中憲大夫兩奉勅巡視海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使副使
前奉勅欽恤福建刑部郎中趙善政拜撰

壽徐安寧公序

徐渭

上虞徐安寧公今年壽始躋八十某月日爲其生而公之
配某夫人亞公一齡耳予表兄趙某甥某得附交於公令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三

予刑部君將以旦日奉所繪椿萱並茂圖以爲賀而屬言
於予予自維下土耳雖有言無足爲公賀者又遠在百里
外徒閉戶伏處未嘗竊睹公令儀也而何以言爲然予曩
歲客省市見館中童子挾連牘過廡下取讀之累數千言
已乃閱其銜則刑部君名學詩者論宰相札也當其時宰
相勢傾中外熱炙手士開口者輒陷胸於是服薦簪筆之
流徒抱憤相視莫敢發以須鬢而刑部君獨抗越極抵之
言切直英特慷慨歛歔讀之者夏慄而冬汗當是時天子
爲動色而海內直節憂時之士莫不想慕願見其人者而

獨予哉然予當壬子夏偶得見刑部君於荆川先生舟中自是遂數問其跡於往來上虞者稍及其家世乃始知安寧公人言安寧公起賢科判鎮江寶慶二郡其後擢知陸涼又再補安寧則以刑部君言事遂止不去而家固山中也益閉戶謝事足罕至城郭長吏每以上賓禮迎之亦不爲一往而其自鎮江移寶慶也多善政稱循吏已超然祀名宦中及問其得移則又以直道忤巡使也夫天下人欲見刑部君而不得者多矣况得聞安寧公之履卽使得見君又得聞安寧公之履矣又安得值其壽與其所親者屬

一言以內之哉而余今舉幸得之矣然所謂屬一言者政未聞其有所得也陳咸之在漢以直聞而其父之教之也以調至於今千載人言其子不能無少於其父是家難全德而譽罔流也刑部君仕居中以直忤宰相於朝安寧公仕居外以直忤巡使於郡雖非其相約以必爲也而其守道抱貞而輕富貴若出一轍將使千載之下聞之者曰某邑里徐氏父子世直臣也其於家之德不爲全而譽不爲久乎是其去漢陳氏遠矣又况刑部君之直非咸之所謂直者乎夫子之所見於刑部君者以直所聞於安寧者亦

以直則所爲內一言以爲之壽者舍直復何言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然則直固德壽也而余猶沾沾然以久譽垂千載以爲公稱信斯言也又烏足以壽公哉

金罍子序

陶望齡

劉歆序七畧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絀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三

非之於刑名其瞭然於申者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矣夫諸子之靡而難擇也又况虞初者流俗而非雅者乎金罍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其博而精辨而正離經鬯史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論衡也甚遠其命名曰山堂隨鈔予懼名之近於說而不知者與街談巷語之書概而少之故更之曰金罍子金罍子者其號也或曰子之

子金罍子也以爲韓莊乎曰金罍子儒者也儒家者流非子與以術則莊韓非類以文而曰金罍子今莊韓也子又敢哉然而有難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困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者焉隔困而竿龠合不爽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也莊與韓道其所欲言而止若數家儲然易耳後之儒者是非定乎載籍善敗決乎古今引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此與隔困望敵而籌者奚以異乎此金罍子之所爲難然均以言其所明則一也金罍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應天府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三

尹所居近金罍山故稱焉

百雲山鳳鳴洞記

黃尊素

古虞有鳳鳴洞在百雲深處其山據邑城之南洞祀真人像設爲女冠科舉之士於冬至咸宿祠中夢卜多有靈驗癸丑歲予與鄭奉莪家元素往五月之望自黃竹浦登舟梅雨連旬山色蒙晦至是微月江濤如練忽有長颺驟起澎湃發於水上舟行甚駛遲明登陸並山之麓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百羽啁啾其間石磴曲折南行徑窮無路突然層巒複澗迷亂不知處所始歎靈境非仙真不可當之菴

故址在山阿僧悟定移建於上棟宇初備牆堵大立從方丈左旋數武爲鳳鳴洞雙峽陡開峭壁嶙峋插天中豁然窈窕如室闊三丈餘深十餘丈上之闊視下損三之二其頂穿仰而見如冰裂者天光也裂處有危石圓而頽僅而未墮又有古木扶疏似荇藻凝結冰中瀑水數十丈瀉於室中之奧而雨絲冰霰遠射室口聲如崩雷怒浪驚人心目不特其景過清而已也相傳有真人吹簫而下其音若鳳鳴此洞爲鍊丹處矣真人姓名不可考按神仙傳曰魏伯陽與弟子入山鍊丹丹成伯陽與一弟子服之入口卽

死其二弟子不服出山伯陽及死弟子卽起而去附書伐薪人寄謝二弟子二弟子見書始大懊惱所謂入山者卽此山也像之爲女冠亦是杜十姨之譌莊周之綽約若處子豈眞處子耶夫真人處倒影之上其視人世之富貴無異塵垢著體場屋之一得一失蟲肝鼠臂何足重輕而乃屑屑較之示人於隙馬風燈傲爲先覺乎噫吾知之矣天下之人愛惡攻取填其靈舍故糠粃能易四方之位心如太虛太虛中爲塵幾何蓋不俟算數而得了然真人惟無所知故爲欲知者之所求也是以鏡無妍媸之相而人之

妍媸見於鏡中水無星月之形而天之星月涵於水底亦若是而已矣

徐貞晦聘君傳

陳有年

正德間有徐聘君者聘君名文彪字望之上虞人也聘君之名遭豎瑾益著余爲竦意三歎云國朝自制舉盛蒲輪闕疏間一降世胥命曰盛節英廟時石亨以獫狁介寵靈至恣睢也其推轂康齋獨隆甚彼豈知下賢哉第浮慕之耳猶然如此或曰康齋幸得入赤墀賜對睨亨苞逆節曾不一語隲箕疇威福風上迨退則更爲亨敘世譜以故倖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五

不悟則余弗敢知矣武皇初基詔下郡國察舉賢良以聞時持議者三顧命相也亡何豎瑾用事劉文靖謝文正遜於野瑾方深心螯謝蔓及諸名卿正人籍爲黨國事日大異會浙省上所辟士聘君與文正邑人徐君子元周君禮實偕瑾怒而聘君者睹國事異也試文禮部陳策慷慨中援蕭傅恭顯語有規切當是時瑾呼吸生殺人又時時矯命起不測獄以焮時流時流案息務周容或頌功德甚則碩望大臣亦藉調停脂韋不自惜聘君一布衣也出語輒爾爾或持以示瑾瑾則愈怒遂下浙所上士錦衣獄掠不

死械發戍邊聘君得鎮番子元禮得肅州云初聘君之辟也上虞令汪君度三造廬焉駕乃起是歲汪亦坐廢鎮番斗入朔漠雅不嫻於俎豆聘君至介胄家稍稍遣其子弟從間學聘君爲稱說儒術副以經義士園聽益興始僅居人士卒而河西諸部奔走焉聘君至戍之二三年瑾敗誅諸附者以輕重伏辜而瑾故所矯謫咸啣宥歸矣方聘君難聞於家家人生不聞鎮番所在已知其出絕微踰流沙益西也聚泣謂九死不復入聘君子子奎子厚奮以死從兄弟耦而往屬虜旁塞阨危百端迄達聘君所侍歸歸二十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三

有七年卒聘君有大節蚤博文以父疾棄制舉不應晚歸力義軌俗繇宗而行諸鄉具有紀可則事在顧司寇應祥誌中司寇聘君高弟也卒之日鄉校上其行觀察使者登鄉賢祠祀焉後三紀聘君子若孫以仕至輦下逢鎮番人肱篋出聘君手草至有泣下者聘君子若孫甚庶多章縫嘉靖中從孫學詩爲司寇郎亦以疏擊柄臣嵩臯下錦衣杖落職

徐檀燕公傳

劉宗周

公諱如翰字伯鷹號檀燕世居上虞之管溪年十三補弟

子員領萬歷丁酉鄉薦辛丑成進士公生有夙慧十歲試於郡郡守富公雜叩以經傳子史皆響應如引繩貫珠又手一編目之曰解此否公曰知雄守雌蓋老氏五千言也大奇之爲公介於董中峯公董亦奇之妻以孫女及通籍授行人遷工部郎督理泰昌母后陵羨緡數萬司事者將瓜分焉公曰度支告匱而吾輩行劫耶籍其數以聞尋擢

監武道**監**武故重鎮公乃募壯士峙糗糧繕甲械修垣墉計築臺堡數百餘所增勝兵數千後闖賊疾攻之期五日堅不可下旣而晉冀北分巡道備兵大同適總兵與巡撫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三

不協公和解之論以陳張之不終而廉藺之式好也咸釋憤疆圉以**監**公矜氣節喜自負遇事慷慨有曲江光岳二仙降乩與公酬和移日已而大書十字云君塵紛未淨且待諸函關公亦不之省會遼東經畧楊鎬擁數十萬眾爲嬰守計而閣臣方從哲不諳機宜以紅旗趣戰者三鎬不得已進兵大劔京師震邊陲戒嚴公聞報痛甚遂草疏劾方誤國喪師或止之不聽坐越職言事奪官居無何熹廟舉邊材起天津兵備董恭人乘間言曰伯宗獲戾君所知也其毋直言况無言責哉而公復以魏璫生祠遍天下劾

忠賢忠賢大怒初忠賢以河間爲桑梓地投刺致縉綬公正色拒之璫又爲母建坊諛者相率醵金並及公公不可且嘲之遂憾公相與媒孽公而璫母喪諸大吏往弔公又不赴至是璫恚甚嗾御史梁夢環誣公黨邪害正以公爲東林舊也削職奪封誥初公疏上聞者快之及劾歸津人萬首拄地泣留公公曰無爲也不見顏佩韋乎蕭然就道今上登極昭雪特起潼關道副使分巡關陝值流寇猖獗邊帥曹文詔督兵勦滅倚公爲聲援而公亦力爲備禦悉出銳師佐之得士心士卒樂爲之死所在殺賊旣而公亦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三

撫輯瘡痍經函關聞有高呼檀燕者騶從叱之忽不見抵署忽又於簿書中出片楮曰檀燕檀燕滄桑幾變白骨青燐雌雄誰辨公乃悟引疾廷推公巡撫江北等處副都御史不受致仕歸公歸卜居於山陰戴山之下與陶石梁陳元晏諸君賦詩飲酒稱稽山八老焉出所著述編之曰檀燕集曰秦臺紀勝不及朝事丁丑上遣官存問欲起公公以老疾辭卒不起父希濂邑庠生先以公監武備邊功益封如其階隨以劾璫被奪今上勅還之公本生曾祖文彪武廟時忤瑾謫戍子子奎子厚追侍萬里外潛德未耀公

草忠孝未揚疏請熹廟優卹爲逆璫所持不報公沒齒痛之公以崇禎戊寅八月二十日無疾而卒距生隆慶戊辰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一歲董恭人無出以弟如龍仲子廷玠爲嗣

倪文正公墓誌銘

黃道周

主臣之際難言之矣螭螻揚輝羲輪不光不見才則難爲主見才則難爲臣固有聖主賢臣共集一堂殺身副之而卒無濟於喜起之事當崇禎時天子甚聖顧天下臣子無一足使者猶挹心於倪先生卽倪先生亦自謂聖主知臣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三

臣卽死猶一當以報天子而熒惑乘之載揚載止使天子不知所以用倪公不知所以赴可悲也夫倪公與予同年初居翰林值聖主始旦排雲霧以命岳瀆其所爭用舍及焚要典三疏慄然社稷之烈也稍遷宮諭爲講官感憤時事陳八實八虛明治安標本中及內璫藩封告密又劾少宰保奸斥柄臣不能引辜懷恥皆牴牾上意顧上不之怒而烏程滋伎寇震祖陵請殞罪已之詔因以除民疾苦感發天下上深以爲然政府故抑之經歲而後詔下所司條上文具海內怏怏失望尋遷大司成命諸子侯入學復積

分法所造士甚盛上意頗嚮之烏程遂以事中公免官公去國而名益重家食六七年事太夫人晨夕盡歡浙中連歲大饑公區畫賑卹之策甚備倣朱子意立社倉斟酌涑水氏定冠婚喪祭諸禮著兒易內外儀發揮爻象以繼程朱之緒與及門問答著春秋鞠通以補三傳未備之旨蓋以有宋真魏諸公自期而處不忘君退不遺世居恆扼腕時事見邸報陷城失地諸消息輒數日不食或中夜起立繞室中行又見予抱足屢蹈湯火以爲當門之忌非國家福也壬午八月口口城陷河決開封賊出河北取覃懷彰

衛當事者謂公不出空有干將名不如界之盤錯且使天子以爲可使也一日詔下起公爲右司馬公以太夫人年高辭不就有旨敦趣會北兵大至畿輔郡縣相繼淪陷徵四方兵入衛公乃長跪告太夫人曰自南城公以來三世祿食今天子有急奈何太夫人裂所衣繡示之曰爲爾旃也豈曰無衣乃毀家召募及弟瓚率家徒佐之得數百人趨淮上借饑課募鹽徒便宜調撥發淮撫標兵鼓行入衛無能應者公歎曰吾卽不摧廓朝夕必達不以憂獨遺君父乃身率數百騎持滿夾趨衝險出濟北十餘日達京師

天子甚喜曰固知是倪講官也卽日召見問所以式邊者公乃條情形先後之數甚備又言本謀在乎主術宜力行仁義提正紀綱愛惜人才興尙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令慎誅賞上爲嘉納五日三召情禮有加於是中外喁喁思公卽爰立朝夕有以自著必不憤憤如舊時宜興亦慚甚自請視師亡何情見敗去而并研謀首席甚急以賄中宜興慮公一日至秉鈞形已短乃告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得人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颺耳使元璐爲大司農元颺爲大司馬分部合謀不日可治上心然之卽

日命公爲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而馮公任兵部公以祖制浙人不官戶部奏辭上召公至中左門謂曰朕知卿久矣卿志性才猷非諸臣等奏議無不并并有條其勉爲朕任勞又曰古帝王致治不過數人周四友漢三傑卽國初劉宋輩亦只一二人耳朕專倚卿戶部可坐致太平因問卿今何以佐朕者公曰必使臣當有三做一實做被寇之區賦必缺敗軍之壘兵亦亡今請與兵部合籌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則數清而用足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無事纖細泛言生節一正做以仁義爲

根本禮樂爲權衡政苟厲民臣必爲民請命奏未已上歎曰卿真學問之言深裨治道公叩首謝受事於是清邊兵併三餉甦邦畿陸運車戶改東南上供本色又以淮揚爲海內咽喉財賦都會宜宿精兵三萬統以才望大臣有警則兼顧南北無事則通貨貿遷重事權正鹽粟使屯漕煮海一舉三利則太平之業也上善之當是時天下郡邑多殘破奏蠲荒賦至四百二十五萬外解不時至太倉無經歲儲公曉夜持籌漏三十下猶繞牀不休酌道里以給兵食馳書督撫得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數十函纖悉

備至故終公在部士無譁者而當軸營營苦不富強礦砂楮幣之說日聒于御公數爭之未得也柄臣又以是因公公歎曰若使傳說化爲膠鬲夷吾化爲孔桑則吾_寧就東海老耳遼西人湯若望挾伎巧以開採進內璫陰主之以爲無害公具疏曰古稱鑄山埒于煮海原其利害實相逕庭其說有六海挹注而已山須鑿發勞費一也民多山居墳墓閭井鑿鋤及之二也形勢所在動傷地脈三也自萬厯中年礦使爲禍海內惋痛今復驛騷羣心易搖四也臣觀萬_厯會計錄子母出入得不償失當時進奉威脅包承

總是民脂非由地寶五也有礦卒必有礦賊此輩一聚不可復散與寇通氣六也其爭楮幣之說稍委婉納約旣遣中使從浙直收買桑穰公乃見蔣晉江告曰此事吾不獨力願與公分之蔣公許諾公乃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穰皆因翦落餘條於桑無害今以欽限急迫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奸徒生事勢必就桑取皮先蠶毀葉此何等時復堪騷動上猶豫久之蔣公亦再疏入乃輟不行而噂沓者日益進通州受井研指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撤大司農還講幄上曰倪尙書忠誠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效卽

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上一日品諸大僚至公曰計臣卻好有心想善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柄臣排之不已以楮幣礦砂爲太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倦行之在人舍此則計臣坐窮矣上沈思久之乃詔計臣元璐以原官專供講職公聞之笑曰是吾志也故事名而不姓惟首輔爲然爲異數云甲申二月上猶御講公敷陳樂只節追論從前加派練餉勦餉之失因及下文生財大道上方權宜國用疑其諷切詰曰今邊餉匱絀壓欠最多生眾爲疾作何理會公徐奏曰皇上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者

只知因民之情藏富於國耳且今日民情所在思亂不可不有以綏輯之也既不懾亦不引謝翼日上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蓋心善公言云先是公初在講筵上留意啟沃每遇公直講必前席傾聽而烏程宜興互有倚掖瑕疵炯然公直箴政府營私忘公上怒以手麾書倚展仰視公抒詞益朗頃之上乃稍前就案卒霽容受焉故前後講臣如文陳黃李體備九德未有先公者也公當昌啟之際躡虎操蛇得其要害故羣奸聳耳伏不敢肆每一疏出如撞朝鐘上震廊

序即使彼人讀之亦相對口塞不敢出一語以故天下誦公者難爲法伎公者亦難爲害公嶷然獨行挈日月以走山澤不逢不若則戊辰三疏最著迨佐樞司計以後精思碩畫其剔侵冒裕度支者尤爲二百年來所未發之議且學術純正一本大學理財平天下之道焉使早用公於十年之前則民力不至凋敝而國事尙可爲甚矣媚嫉之小人其禍人國者非細也先帝每得公疏必黏之屏間出入顧盼以爲天下偉人諸臣陰譖之無間則引宏治時劉忠宣韓忠定以六卿稱外輔陽奉之耳上雖聖明不能察也

且當是時天子以外廷無才移信中涓外廷卽結中涓以取眷祖智互進公特立不懼上命王朝應高起潛等十數輩監視諸邊率驕倨不法至欲隸繡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移大司農以朱牘公上言中使銜憲動以威倨加庶司今且加於朝使大僚臣懼天下士大夫氣失何以圖功又言邊臣之情歸命軍容無事則稟成爲恭有事則推委卸擔陽謂吾不自由而陰實藉以逃惟怯之誅陛下又何苦試近習於鋒鏑使邊臣藉口迄用無成哉及在部數爭內遭雜折不爲貶損以是中外交怨上每意屬輒潛格之

十六年十一月上將宣麻中官或言宰相天下安危請用枚卜故事冀多其人以倖公之不與上乃齋宿文華殿躬禱穹昊以金甌納名而探之曲沃穀城皆前得簡公遂不及嗚呼以天子十七載之知不能使一詞臣進於咫尺以一日三召之勤不能進口幄以致其功卒抱日星與虞淵同隕豈非天乎史稱陸宣公爲相其所聽信乃不如其爲學士時崔與之避位智於文天祥葉夢鼎棄官賢於謝枋得是皆不然天下之治亂主臣之離合皆有物焉司之至於安身立命或席藁以爲胙封或晨夕以爲終古七尺之

根麗於兩極何可奪也公當日相亦歿不相亦歿顧以不相歿者使天下悽愴思所以板蕩之故且使先帝在天顧念來者曰吾舊講官也是多謗者吾乃今知人嗚呼公諱元璐字玉汝別號鴻寶生於萬厯癸巳閏十一月十六日辰時歿從先帝於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辰時先是公知賊犯闕勸上命東宮撫軍南下循宋康王故事不聽請急檄關隘大帥兼程入援無令監視旁撓又請懸重賞募敢死士五百人可破圍召勤王師亦以爲無及是日聞賊踰城乃東帶向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畢索酒入齋酌壯

繆像出就廳事南面結纒題案云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其勿衾棺以志吾痛遂自經死頃之賊至問公安在則陳尸於堂矣各稱忠臣歎息而去子會鼎扶櫬歸逢新命旌公忠第一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吏部尙書謚文正子祭五壇加祭一壇勅有司造葬龔蔭建祠等事而時艱未就也會鼎乃權殯公於里第哭而請於子曰惟夫子知先公不可以不誌也且夫子以身許國不可不亟爲誌也子哭而應曰諾嗚呼公家世顯達位至九列攀髯之日至不能營葬地清風介節蓋可想見雖在於公爲細行然奴隸小

人之見有必以是爲質的者不可以不書公世系在先瓊
州雨田公墓誌中乃爲之銘曰青州文始春秋著國南渡
相土上虞是宅五世乃彰厥有戰克後秉高尚邱園賁跡
屆於南城乃領赤社兩世而顯忤江陵者是爲公父守八
千石以直大雅純德所苞是不一世崑崙宛委蓋九萬里
公踐寶笈以捫綠字頡籀捧丹佚盤舒紙董賈而下服就
徒季時吐虹舌以舐天髓日輪所經驪珠失威雖有聖人
式其崑崙鳥兔樓之爲內外儀古鞠今通春秋問答譬之
蒼函穹靡不合代言講篇應本憶草譬之環漢緯靡不臬

遂包黃姚以至七朝華駢實登鎔爲五金靡所不消策足
立杓以瞰天地視古哲人如數馬尾猶有微畏朝聞夕死
乃遂慨然扶彼橋山洗血佩弓而登紫關上帝豈蹈亦領
厥報右顧而咳左顧而笑世亦有臣可謂知道何必錢鏐
斟彼雉羹何必徙酖決踵復還而子繫材善讀而書罵雄
譽原將登父車何必金吾乃爲萊娛嗚呼如公不以節著
有其著之亦獲厥豎禱顏以文濟蘇以識楊游執經紹壺
講德天壤之間亦大有人彈冠振裾翺翔太清何必同年
棄筮毀車寶此區區如予者乎

倪鴻寶先生應本序

周銓

鴻寶先生人倫之所誦喬嶽也置身於古高矣徒咏嘆其文辭此藪澤之視烏覩所爲寥廓者乎雖然讀先生書見先生人忠孝之事於是全矣先生守正不阿履行霜雪登籍以來身無喉舌之司屢建讜論凡所指陳皆社稷大計憂深慮遠天下諷述其章等於賈子治安魏公思漸莫不頓足起舞曰斯文之出邦家之福故誦定國是毀私書知先生之拒邪息諛也誦救纍臣教人材知先生之衛正愛賢也誦省養六章知先生之孝也詩人所以歌陟岵也誦

上虞縣志校續

卷四十八

文徵外編

三

時政十六策知先生之忠也其言婉而不迫直而不倨厝火之虞枕戈之義蓋兼有之故曰誦先生書見先生人也夫臣子立朝惟敷奏爲大其言正而天下蒙福其言邪而天下被殃發於心術流爲政事治亂成敗皆繇此起先生入告聖明忠誠謇諤得古大臣體立言之道茲爲極軌矣若其餘撰著又可論次云於代言見先生美刺之旨勸戒之義焉於講編見先生啓沃之益忠愛之懷焉於詩章題詠見先生寄託之思諷諭之隱焉於贊序傳論見先生徵古之博憂時之切焉大約其本歸於仁義其言出於和平

至於巉峭奇削幽忽奧渺以御其所得於天之分則古人膏澤與作者性情有相化而不自知者豈若子雲之書專以元深見推相如所著獨以博麗稱美哉昔人有言文無新變不能代雄所謂新變者惟其氣格辭章推陳拔異不踐迹前轍耳若忠君愛國憫亂思治出於倉腑吐爲聲音則點畫一揆若今月古月無有異明今山古山無有異高豈有舍其誠本矜尙辭采可以列星辰並華岱垂天壤而不傲者哉先生之文本於先生之人是以言有干變理歸一條其言靜而遠如空山占剎獨坐繙經其言恭而莊如

高冠大劔挺立而議其言質而和如子弟孝敬家門雍穆其言隱而悲如悼往傷來目憫足動溲然而有救世之容故曰毫毛可滅着紙卽鮮石墨相附字久彌顯惟其人之謂也若煙墨不言供庸人驅遣豈復有文字乎世傳漳江黃先生與先生並稱百年之久四海之大兩先生起而作者一空敬其人及其文推之百代亦猶是耳李漢之序昌黎曰日光玉潔周情孔思而澤於仁義道德之旨下走願附斯義也